

名山戲劇叢書

雷雨

曹雪芹原著
朱彤改作

名山書局印行

名山戲劇叢書

雷

鬱

曹雪芹原著
朱彤改作

APR 9 1949

名山書局印行

版權所有
不得翻印

著 作 者 朱 彤

主 編 者 繆 振 鵬

發 行 者 名 山 書 局
上海南市靜修路三在里四七十號

發 行 人 黃 大 白

印 刷 者 美靈登印刷公司

總發行所 名 山 書 局
上海中正東路一四四一號

名 山 戲 鬱 雷
劇 叢 書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一 月 滬 一 版

定 價

新開紙本 國幣三元五角
道林紙本

(外埠酌加包裝運費)

0001 1(35.1)

32 平	甲 15. 乙 5.
全 170	甲 2.5 乙 3.5

*001 兌(貫15)

編刊名山戲劇叢書敘言

如果清算一下八年來文藝界的收穫，戲劇的創作無疑地應佔着最高的地位。無論在前方，後方，甚至於敵人統制下的淪陷區域，不管創作條件如何困難，環境如何惡劣，各種形式的戲劇，自最簡單的活報，街頭劇，以至處理題材十分複雜的多幕歷史劇，先後以出版物和劇團為媒介，呈現於讀者和觀眾之前的無慮數千種。它們曾經無情地暴露敵人的一切罪行，揭開社會的黑暗面，指示民族解放國家建設的途徑；它們也曾為千百萬被壓迫同胞伸張正義，吐露不平，喊出他們心底的呼聲和共同的願望。其中有血，有淚，有民族先烈的英靈，有人類最高的同情。這種輝煌的成就，可以教文藝界任何其他方面的活動，為之遜色。

這是什麼緣故呢？我們以為：

第一，戲劇自始便是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，抗戰後，遂和一切戰時宣傳結不解緣，自初期流動的簡單演出，到近年職業劇團的定期有系統公演，把城市，軍隊，學校，鄉村，普遍地變成戲劇活動的無數據點，不僅使愛好戲劇的人在數量上有驚人的增加，同時現實的試煉，更使作家寫作技巧，演員表演才能和觀眾欣賞能力，提高到相當水準，造成對於優良劇本的廣大需要。

第二，這種在戰前只爲少數具有現代知識的人士所欣賞的綜合性藝術，戰後因爲寫作題材的豐富，演出機會的增加，劇作家們在廣大的讀者和觀眾羣中，儼然成爲時代的驕子。認清戲劇已變成普遍需要的精神食糧的事實，鼓勵起他們不顧一切困難，努力從事創作的勇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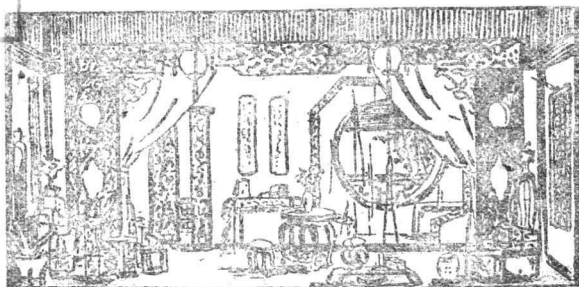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，許多知名作家，由於環境的壓迫和生活的不安定，在其他方面不能有重大驚人的成就，却爲戲劇創作方面增加許多新力量。而中華民族有數千年的文化遺產：史實，小說，傳奇，舊劇以及民間的種種傳說，一經和現實發生連繫，在優秀作家的神思妙手中，便變成永遠開發不盡的富藏。

然而戰時劇運并不是完全走着坦途，物質和交通的困難，使劇本的出版流通受到重大的限制；物價高漲的壓迫，使戲劇的演出成爲吃力的冒險事業；檢查制度的不合理運用，使創作條件受到許多無謂的桎梏，這一切困難，都不能阻止劇運的發展。

我們今天已走過披荊斬棘的一段艱苦途程，勝利給我們帶來了更優越的條件，更寬廣的境界。過去的成就，正爲未來鋪好一條大道。憑着以往的奮鬥精神，加上新生的力量，豐腴的原野正在等待我們開發，多一分努力，便多一分成果。這是我們編刊本叢書的基本動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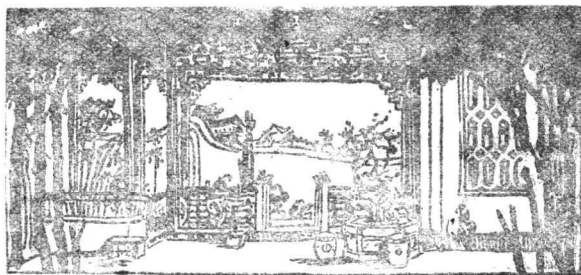
館湘瀟——面台舞幕三一第雷鬱

(計設五張)



園觀大——面台舞幕二第雷鬱

(計設五張)



一首民族的哀歌
獻給再生的祖國

醒來，醒來！天已快亮，

在森林中我聽見一個曲子歌唱。

是那個豪放的夜鶯，

她震蕩於山野的豪放之音。

昏夜落到了西方，

清晨湧出在東方

曙光降臨把光明籠罩了，

昨夜將逝的曖昧的雲層。

太陽就要出來照耀，

月光消滅於灰色之城。

——溫特勃：夜鶯

序

小時讀紅樓夢，已經不止一遍了。每次讀後，我總不能自制地浮起一層黯淡的景象。接連總有好幾日，那黛玉飲泣的聲音，寶玉佯裝的瘋狂和寶釵寒冷的感覺，一連縈繞着我的記憶，徘徊留連，不能遠去。我彷彿看見一羣可憐的小耗子和小兔子，畏縮地蟠伏在大觀園的古老的牆脚下，哼哼唧唧地捱着生命的悲劇。日子久了，這個印象雖然也會慢慢地淡漠了下去，但有時又會突然地凸將出來，有一次凸出的更特別顯著。我記得很清楚，那是十年以前的事了。是一個初秋的傍晚，天氣雖不燠熱，却是彤雲密佈山雨欲來的形勢。當我挾着避雨的心情，匆遽地走過一座石橋的時候，我聽見天空隱隱地響着雷聲，最初是陰陰地，沉沉地，後來是悶悶地，鬱鬱地，最後竟是隆隆地了，然而始終不能掙出一聲震耳的霹靂！那是多麼可憐的聲音啊！這使我不禁想起那古老牆腳下一羣可憐的小耗子和小兔子，我因此更深一層明白它們哼哼唧唧的悲哀了。

以後慢慢的長大了起來，我開始明瞭那一種憂鬱的聲音，或者並不祇是一首兒女私情的悲曲。而竟也是一隻民族精神的哀歌。一個民族的生活態度，往往可以從兩性關係中尖銳地凸露出來，英國民族的剛健，表現於羅密歐的深愛和朱麗葉的犧牲之中；德國民族的強勁，反映於維特自殺和浮士德縱慾的故事裏；自兩宋以來，中國民族所持的生活態度，我們從寶玉典型性格中，也不無絲毫線索可尋。寶玉並不是沒有愛的熱情，恨

的勇敢和悔的真誠。但是由於一種可怖的傳統勢力的影響，那些性靈深處的情操，不能夠滔滔汨汨的湧出來，祇是津津有味地浸漬着，浸漬着，走着彎彎曲曲的小路。寶玉也並非不感覺到內心的煎熬和痛苦，然而他始終不能堂堂正正地站將起來，高高地豎起「性靈自由」的大纛，爲它光榮地「生」，或者光榮地「死」，他祇是含糊糊糊地隱忍着，隱忍着，最後不是委委曲曲的妥協，就是淒淒慘慘的逃避。——那是多麼軟弱的靈魂啊！那不是一千多年來民族精神的寫照？那不是我們祖父，父親和我們自己低調生活的說明？一千多年以來，我們不僅在兩性關係上，而且在全部生活態度上，都是吞吞吐吐，含糊糊糊的混日子，我們沒有狂歡，也沒有深悲；沒有大恨，也不敢固執地愛；那麼平淡淡淡地，晦晦澀澀地，就像是大海裏沒有驚濤駭浪。夏夜裏沒有疾雷閃電；就像是一個歌者永遠喪失了「多」字的高音，一位畫家不能辨別紫色和青色的鮮明。我們的民族就在這一種低迴黯淡的生活裏，年復一年的，逐漸消失了我們的健康，意志，勇敢和我們對於人生熱忱的理想。

感謝這一次悲壯的大戰，爲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，帶來了熱情的信心，未來勝利的展望，也將無疑地是一種重大的激勵。我們應該特別珍視這一點熱情和激勵，因爲我們已經鬱抑的那樣長遠，我們是那麼渴望着有力的刺戟！現在我們還不知道，抗戰對於我們精神可能發生的影響。但有一點我們是知道的，就是這一點熱情還是會很快地消逝無蹤，如果我們的基本態度沒有改變。灰黯的帳幕便要再度籠罩我們的心境。那時我們大

約會以無限的悵觸之情，如同溫習一個奇幻的夢樣的，來溫習今日驚心動魄的史蹟。那時我們依舊會哼哼唧唧地，蜷伏在無數大觀園的殘蔽的牆脚下，捱着沒有光沒有熱沒有力的生活。世界正在醞釀着可怕的劇變。工業革命創造了無比的眩目的財富，不知要把人類勾引到何種瘋狂的地步。歷史舞台已經上演了，並且還要繼續上演前所未有的英雄式的戲劇。在未來鉦鼓號角大合唱的軍樂裏，我們便祇有哼哼唧唧地，等待着小動物最後的命運。

有人以為我們如今就是少了一副護身的盜甲。若干鐵路，若干工廠，就能把我們扮成一個氣宇軒昂的角色。不錯，盜甲是重要的，一個農夫不能沒有鋤耙，一個商人不能沒有珠盤，一個民族也不能沒有戎裝。但是我們不要忘記，勇士們的膽識究竟不是盜甲所能陶冶出來的。我們沒有活潑的心胸，強烈的意志，旺盛的生命力，一切外在的裝飾都不過如浮雲過眼，轉瞬皆空。單是盜甲決不能夠保護我們。是個勇士，他必定要有一種勇士的氣概，一種斬釘截鐵黑白分明的人生態度，這就牽涉到基本的心理問題了。

我為這問題苦惱了很久。不知道是因為偏見或是成見。我總覺得今日社會上，依舊滿佈着「鬱雷」的空氣。我們無論走到甚麼地方，都可以看見小言小語的諷刺和傾軋。不明不白的推托和牽就，有力無力的陷害和頌揚。謠言的勢力是更猖獗了，背後的毀謗成為攻擊別人主要的武器。變相的商業戀愛到處流行着，情感是很深一層投入物慾的羅網里去。整個社會的人格是軟弱的，態度是模稜的，心裏是鬱結的，我們的性靈深處始終不能滔滔汨汨地湧出琤琮的泉水來！

這現象是可懼的，然而更可懼的是，並沒有多少人願意承認這個問題的嚴重。我幾次要試試叫喚出來，希望在這個陰霾的天空中得到一些同情的回音，我又發現自己的嗓音原來是嘶啞的，我於是感到一種無比的鬱抑的痛苦。這使我不禁想起紅樓夢來，我想起那古老牆脚下小耗子小冤子的聲音，想起那聲音所反映和代表的人格與意義。那是怎樣一種軟弱的生命呵！兩百年以前，他們就在那裏無力地呻吟着叫喚着，直到今天，他們的呻吟和叫喚，還沒有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尊重和注意。現在趁着悲壯的情緒還沒有消逝，民族的精神可能發生劇變的時候，我們從新把那一種哼唧唧唧的聲音轉播出來，似乎也還不是全無意義的。雖然我明知道，紅樓夢是怎樣一件瑰偉的大彫刻，我的可憐的拙劣和幼稚，對於那位才情橫溢的大藝人，將是一種怎樣重大的冒犯，褻瀆或甚至是罪惡，我也毫不瞻顧了。我幻想那些沙沙的嗓子能夠掙出一句話來：

「我們要求靈魂的解放！」

「我們要求敬愛，敢恨，敢悔的性靈生活！」

爲了這一個目的，在我的寫作原則上，內心的說明佔據了較重要的位置。故事本身的忠實性倒是次要的，有時甚至於完全被漠視。因此「戲」和「書」的距離，恐怕是很可驚的。其中有很多情節顛倒，舛誤，杜撰和改變的地方。你寬大的讀者們，我請你們不要用考據學的眼光，來銓衡這一齣不成戲的戲。我沒有改編紅樓夢那樣奢侈的企圖。我不過襲取裏面一個輪廓，幾段情節，十來個人物，幻想說明一種態度，一種東方古老的生活態度。錯誤和罪惡是免不了的。在這里，我祇有請你們原諒我的大膽的荒唐。

目次

獻辭	一
序	三
第一幕（一景）	一
第二幕（兩景）	四〇
第三幕（兩景）	七七
第四幕（一景）	一二四
後記	一三七
滬版記	一四二
附錄	一四五

第一幕

時：距今二百年前。

地：北京。

人：寶玉 黛玉 薛姨媽 紫鵲 小社 鶯兒 傻丫頭 晴雯 襲人 丫環等。

景：已是深秋了，賈府大觀園雖然林木葱茂，也不免有一點蕭瑟的景象。傍晚的斜陽，似乎眷念大地的風光，不肯匆遽地歸去。園內一排朝西的竹林，全身正披著金色夕陽，在晚風中窸窣地絮語着。林右隱約地露出一片瓦屋，孤獨而且寂寞的佇立着，好像是一個安靜幽獨的小姑娘，脈脈地依偎在竹林的懷抱裏，傾聽他訴說終古不變的戀情。

偶然有一兩隻失羣的乳燕，不知道從哪一片灰雲裏冒了出來，繞過竹林上空，寧落地飛走了，飛遠了，慢慢的高了，終於消失在蒼茫的暮色裏。

屋內悄然無聲。銀紅色的霞影紗簾深垂着。除了不知趣的秋風，間或竄進頭來，用它的長舌舐着，捲着，惹得它一陣皺眉以外，它總是端端正正的深垂着；掩蔽着朱漆的窗牖，就好像掩蔽着一個少女多少歲月美麗的祕密。

屋內——

上首：一扇窗，一幢門，一張書桌；下首：一扇窗，一幢門，一張床鋪。下首的門通向房。橫首又是一張床，比較寬大些，也尊貴些。床的右邊是一張高几，上面擺着一隻古銅香爐，一股青烟正在嫵媚地升起。

。左邊是一座書架，堆了一些線裝書，似乎有點疲倦了，顯得很慵懶的神氣。書架底下還放着一張琴，已經斷了一根絃。再左邊又是一副茶几和椅子。全屋充滿了灰色和青色的情調。瀟湘館是寂寞的，瀟湘館的主人也是寂寞的啊！

慕啓：一個紫衣的姑娘，輕輕地拂拭書架上的灰塵。另一個女孩子探頭來。

小

紅：（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，在賣府丫環中，算是薄有幾分姿色的，情竇初開，很想找一個寄托的

地方。但是她不是意志很堅強的人，她祇能偷偷摸摸地傳遞一些風情，很怕別人窺破她的秘密，她受不住那些尖酸的言語和嘲諷的眼光。現在她匆匆忙忙地跑進來，臉上有點蒼白，彷彿發生了什麼重要事情。）紫鵬姊姊！

紫

鵬：（一個熱情的姑娘，十八歲了，還是一團孩子的赤誠。她長的很好看，嫵秀而且大方；她生的

又聰明，靈敏而且體貼；但她並不覺得自己是好看的和聰明的，有時她甚至於忘記了自己的存在。她站在庭院里，風來了，雨來了，她就會想：「那些可憐的小乳燕，哪兒是它們的家呢？」冬天到了，樹木枯禿禿的，每逢黑夜沉下沁涼的臉來，大地嚟慄地匍匐的時候，她就會就心地問：「那些孤另另的小枝條，它們不駭怕嗎？」她似乎忘記了她還是一個丫環，自六歲上下的年紀，她便沒有了家，被賣到這個富貴的宅第來，十幾年了，她就過着一種小燕子小樹條兒的生活。人間的風雨，命運的黑夜，不知道什麼時候，會降臨在她的頭上，但是她從來沒有爲自己擔心過，有一個時期，她幾乎完全爲了別人活着。她是很實心的，誰待她有一分好處，她就

是兩分或者三分的還報人家。如今她把全副的感情，一古腦兒用在小主人身上。她自己並不是

一個多愁的人，在她仁厚而真摯的心目中，世界有如一江春水，儘管不免碎石嶙嶙，而迴波激盪，終究是很可愛的。可是爲了小主人的命運，她也不免時常皺起眉來了。現在她正在無心地拂拭一本書，聽見說話的聲音，她便立即抬起頭來，詫異地——（小紅，你怎麼得空兒來的？）

小紅：我來瞧瞧您的。

紫鵑：（高興）你請坐，你坐坐！我們姊妹們難得敘敘的。——自你派到鹽二奶奶那裏去了以後，我們就不常見面了。

小紅：我去了也快一年了。

紫鵑：我和鹽二奶奶還常常提起你來。

小紅：我也是念着你們。

紫鵑：（怪她）你怎麼不來玩呢？

小紅：我不得空兒。

紫鵑：（從頭到脚地看她）你胖多了。——噯，你也出落得標緻多了。

小紅：（低下頭來）

紫鵑：你怎麼不說話呢？

小紅：（懇求地）紫鵑姊姊！

紫鵑：（輕聲）鹽二奶奶待你怎樣？

小紅：（搖頭）

紫鵑：怎麼了？你說呀！

小紅：林姑娘呢？

紫鵬：她喝酒去了。

小紅：她一個人去的？

紫鵬：。

小紅：她是打那邊小亭繞過去的麼？

紫鵬：她素日是走那條路的。（詫異）你問這話做什麼？

小紅：紫鵬姊姊，我求你一件事情。

紫鵬：我們姊妹們都是一樣的，幾日不見，你倒變的生分了。

小紅：（迫切地）姊姊，我求你救救我！

紫鵬：怎麼？

小紅：（有點嗚咽）我很不好，我說話叫林姑娘聽去了。

紫鵬：你是得罪了林姑娘？

小紅：不是，我沒有——

紫鵬：（急）別這樣吞吞吐吐的。我們不是外人，有話你直說好了。

小紅：今日我和墜兒在花亭裏玩，墜兒送我一塊手絹兒，我收下了。——這件事叫林姑娘知道——

紫鵬：這也沒有什麼罪名呀。

小紅：那絹子不是墜兒的。

紫鵬：哦！